朱太復文集

朱太復文集卷之三十六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公移

陽信縣均賦役申文

縣職初到縣三老里正旅見於庭進而問縣之大利弊。與民所冗疾苦。皆稱邑賦獨重。糧丁進退不一。說法而累窮戶。弊若無大此者已有民張繼祖等赴告軍門布政司分守道皆行下縣半歲矣平議而更生之。事在今日職謝以初官也土俗便利未悉拙。不可

造焉而與大事後條訪之而得其弊也會奉本府僱
暨前任復議已條情弊申報請更畫一未示續又奉
武德分守道帖文轉奉軍門嚴吏治以恤民瘼事內
開一欵丁糧有無偏累令比照東阿縣丁地均編以
免編審百姓有無樂從聯奉令期日集縣六鄉公正
七十里長老人鄉約諸役畢會謹宣德意剖畫其事
數百人舉手謝曰此陽信之福也甚便甚便因令畢
盡其詞區陳大詭大約以為一地之利四一丁之利
而四畝地故無等也而三之自萬曆八年清丈始初

丈亦無等也。而嗣率覆查，始罷。是時頃畝度地幾其官法不稽人心，弛散聽其自占。雖無匿智，官不知以此定賦，民不知以此起科，故湯而登之。豈實籍是東方土曠莽者種樹，而時令以有樹為上，上乃其下也。又愚民畏法，妄謬其上，而豪右大婦詭以避，則負郭一十餘里內耳。目之近稍不敢詒謬，而窮鄉境上能無查考。後乃按而徵之，為定版。上與下相去一倍，民疲得不畢。一之則救十年之偏苦，其利一，而既上矣，而民間賣屋賣田，月異其歲，更歲一進除，豈戶里之積年

書手兼權爲上下漁獵而實其壑役甲就乙作輕作重富者半鹵塥而貧者多沃肥富日減貧日增巧者強食劣者弱肉圖籍浩繁出入紛紜雖聰明武健之吏不能刷而雪其弊塞其孔故地始亂於自占再亂於開收今棼如絲不可理爭之則絕里書之錢賣而杜富獵清弱愚其利二凡輿圖之內地皆有叅江南有畝地直懸二十倍不聞分等民守爲便爲無弊也今以不一之則明開鄉殺詐脫詭法之路曰優加下戶下戶不能支輒棄土而流轉不還田多拋荒里多

空糧甲戶多賠累故近東方之戶紛紛告丈者什五不聽則民力竭於浮稅而逃死相踵聽之是又開一孔騷動比閭也無益而滋累丈之則賦半與絕求免告丈而民安堵還集士曰懇戶曰饑其利可濟南三十州縣賦上上自嘉靖三十年來歲歲加耗以代地邑之荒三十年中增至鉅萬比古額十分而益三四他邑畝課一分或不足而縣下地畝三分中加毫上則六分矣今年士民奔走號於上宰格無藉不得減豁分釐之額今地名上者實未股于他土也反有

墝埆者，而六倍于隣境，再倍于本縣。東方濱海地瀉鹵而無河渠，待澤用天。嘉蔬不生，穫秋畝入穀不盈釜，而荒歲莽草盡望，收者斗粟財直四分，不足官課之二。富尚難支，貧丁奚堪命乎。地額上中不當下之半，一之，則豐畝攤減，去其極重而衆任分之，易舉也。其利四，故曰一地便也。丁之有徭也，制也。古昔歲用民三日，役其身而已。漢乃有卒更、踐更、過更之法。庸民貧者任傭作，而富者出更錢以代庸，而募其費。法使貧丁得雇直之利，而富出供以優其身，私相到

侯予亦在吏中。諺曰有錢者無錢人若此至乎也
鬪矜均徭之制。役富募貧猶承此意後以縣令攬權
攬使而無限限。織錢爲條鞭。令時丁餘予。上與素封
家編戶而輸嵗。則累多況又定爲九名九則錢差著
土上與下下不均百倍。信縣止分六則錢止二十倍
萬金之予。降而至窮。則蓴者多而此何以定也。勢必
覓富而搭於窮。非官以奇贏。法則使殊故數畝之家
棄田徙邊。傭夫空身。生於死而不反編甚則田舍夫
婦生孩漸至十五六則泣而賣爲人奴逐寄他鄉。國

以流落生絕不問十年之間廬屋漸空生齒轉耗加
以飢饉荐臻條野望悲人夫氣下丁銀二錢六分有奇
當穀入三畝當身佃作錢十之一而下丁無田者縣
又身非伉狀輓栽不勝債庸不售錢何從出此民十
六傅丁登版六十而未除約五十年中三乎二孫家
有六丁又或有兄弟同爨不析則十餘丁矣所出幾當
計一家一兩以上則貧無尺土而歲坐納三十餘金
倘是富家阡陌自肥而無業者代為輸也又富丁足
歲賦要有錢者力能把持里書丁弟雖多不敢名者

而窮簷搜括黃口無漏故富家少丁戶貧漢多餘丁
至其五歲升攢等則。高下之間。弊尤百出不可勝詰
以養豪餽奸而斂貧民之骨安取虛名雜派故舍其業
而算其身。身則一耳。焉有九載計其若一之。每丁出
銀一錢。其不足者。攤之於地為至利。縣得東隅海上
輻輳趨利不如都會江湖之間。又無奇贏乾運乘時
徼射之息市無大驅行賈自古來覽書業勤本而務
農。農田多者上。無田者下。一家田有數千畝。差降之
則為數千。則浸少浸輕。以至空丁歲出身庸一錢止

耳。不勞紥算而物力等一。其利二。地得有額。歲無加減。雖巧者能折戶避徭。而不能隱地。按冊攤課。輕重以均。其利三。畝税有則。人能心計。猾書無所弄其手。里役無藉所賣其權。官無所任其耳目。貪胥奮奮稱昔以審擦累歲月咨訪。稽核集四境戶考人。嚴於庭。而展轉詐脫營私骫法。蒙蔽不得其飛。今可一覽而定。法公弊塞。一錢不使。一縣無私。其利六。故尊免徭。自吏以上。至于卿大夫。公卿一飛法皆免。其家連千百頃不問。畏無量而責償無名之人。非公也。薦紳大老高明君族

而下與吏典伍禮無等殺而優猾徒非法也故以正
冬錢當人止者為入貲大學次不勤訓子弟稍長教
以讀律習無害即出金給帖買為吏名曰東門戶役
鄉成風非所以勸也縣鄉先生高風節義清貧有一
吏而其產什之者是反悖也今定為帖自甲辦鄉官
以中外品大約為差例若其名甲以示禮異備而下
承以至吏員各以其役發之有差著於令永為世勸
其占免雖皆以然入狀其一體起科以分助民力而
貴賤別法守定風俗勸人心服其利三貧戶既以損

畫息扁土均力分富亦寬焉且安心不希僥倖耕田輸稅卒歲而已無所畏忌墾辟益廣流冗漸集業生息日盛其利四故曰一丁便也職據其說所令請用算者嘗計一縣地畝丁口舊籍攤則而料之約除每丁一錢外其不足派於地者不分等則畝纔四釐一毫一絲地之丘賦三等為中畝纔三分三釐四毫一絲五忽益以丁條四釐畝計三分七釐有奇則優免新定畝額不在其中矣總計下地一則上地减粮半而下地所益厘三分之一不足當已除累年之積

盡罷改俗之弊數年四境之物力彫瘵世之窮命蘇
久利益便宜盡一良法也隨屬成帖齎謁請縣中鄉
士大夫及七十里公正老人人給一帖徧閱之與人
之議職又自入學宮進諸生面商之僉以為良眾咸
矣今日上人生我殺我疾苦指勸箴之俾擇利剔弊宜
其等生員某某等里長老人某某等結狀皆稱此法十福
不惟不受窮偏之患又免郡務之擾各鄉安業歡鄉
案軍門均則免留之命俯順萬民瀝血哀懇[illegible][illegible]
職自喜好事而更張也

再申均賦役文

照得本職先是二月間申爲遵奉明文酌從衆議畢事據因百姓苦告除弊事一本縣爾與父老之議便宜代申未蒙示下今蒙批前因又經召集官人來平議等同縣父老復查得一地之議方來丈之先父國初以來二百餘年食土貢賦之家安堵樂業以故信于東方有野沃戶饒之名旣丈後三等地額財十年而賦偏民耗巧詭隱匿那移影占之數麻沸錯起則其利害較可睹也封縣上地之十中而餘下地三

斧項而不起抵。一則為中地。海運漕沮平衍本無甚
墝亢涔相絕。貧富戶地又皆推錢。無多獨區上區下
者益少。裁多額畧相當。而十年書年。說務與盡一緣
法使富家塞其巧域。下戶免其賠增。削其大爲。法莫
公焉。因衆非弊也。平額非頓也。復舊非更也。所謂董
不爲計者。至如一丁之議。自來十年一審。編審編者
謂酌其力而進退也。料其口而登除也。與里區十排
年校其消長更定之。或仍或改也。邑中大俵大爲如
收糧解賦。收馬俵馬。額必藉力大門富人。而所當徭

庸之也令按縣故額六則而民無商賈惰拙者若執勤巧者本富一等任地起加而空手之疏與阡陌之家相去千萬非以地差之不可意中而累於貧其事已詳前中中故歸六為一寧以降富人與庸民比肩為庸民下下歲輸一錢七分不為欲減以一錢而難餘于士士多難處空丁極貧得以弛擔居安生流斷復則振窮安集之道在是矣又聞縣往事歲當審丁先時積猾豪右里老鄉書冊書故流言揚民間曰其日大閱戶料民縣官命我定物力升操以報圖為說

孫其也當卹其也當撫寫民懼其實開也而聞二三當
脫也貧民又疑其故陷而究升之也四境洶洶於是
日夜以酒肉錢帛陰結歡買免業以鉤利則又護其
多而傾其寡脫其富而罪其貧頓取二三積羨除中
本官而賣其權招以驚衆又導爲衙門打點科費不
貲訴常哄哄嚷嚷半歲不休民錢大竭計丁未審而
猶去丁錢三年直矣戶版一定十年不更偽脫者益
息日滋而仇陷者升不數年產業罄人口逃矣真可
爲痛哭者力盡地竭力有隱地無隱差甚既罷人於

衆任。坐而歷冊。不須口耳而上下。定無編之名。有編之實。有編之利。無編之害。歲可省民錢一縣以萬計。此不為利乎。誠定之法。又每歲終。歷民間賣買田產。自占報官。官為關除別作實徵。不則監買者名於賣者之戶。地轉稅錢亦轉。是歲歲升撥以便恤民力也。丁口進除本縣諭民自報。故者老者癈疾者逃者。開名之新長成者復業者故隱漏者。開名登之。計所進留外大約入新丁及萬。蓋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生息日盛。往緣六則定丁。富患丁多則分。貧苦丁查

累難一圖減定民則在地不在丁故連縣比前益三之一夫條銀七千餘兩舊丁三萬去三千新丁一萬又去一千所加地止三千縣地幾及萬頃以計之為不出三釐止矣安為累地輕其丁扣且不加於地故之門銀丁銀非取地利而何論之是特避其名而闕其實也前縣中在舂稍未經開收據故縣冊舊丈籍令一稽查而進丁萬又減地銀乎如無定為法使縣官歲料民收除如地大約天下不民生長者會益務又賦輕民易居者不游逃轉徙所必歲增其實

猾則地歲減是丁又歲歲升榦以便恤民力也惟責
之歲榦之丁地均調之此與十年之審則剝排甚矣
若夫里排更定業令公正老人見年會一里亦畢然
議力如舊役如舊應更者議其人上本縣照審定其
僉大戶牧頭解役又於前月併集里老耆年公所居
里老庭東西居書手後居人各一冊令按見在家道
消長戶註其則躬坐昔之稽其互異貴彼攺舊之勞
量度淂過平俟夏農閒大集西舊要主逃遷存以償
備牛馬生理若干為率一名等以漸易役煩開其上

皆屏其次。如此什失一耳。而法至乎。然則審編何以
釐哉。蓋若其六則以者審惹定經制。平物力、枉積弊
安民心。則或蔽藏、飛灑要一地不一下則多棄者受
減賦之利。然有限之徭。又使冒免者行其姦。一丁不
一地。攤銀行於下地。上地不復堪矣。況其上下偽造
何可偏枯、法能久乎。故兩者相待而動實相成也。故
民曰條鞭、科職點曰條鞭。利也。他據百姓所告。隱匿
誠貫罪。令自首入賊不辨。赦一人而寬一勝。踏開流
當丈時、故棄為開田。丈後復佃作也。名為開、實為隱

弊多出于富人。富人又用多力辟無主田，專其膏腴，價一錢，稅止三升。其以好富久矣，不可不改。願行縣入之。夫雖為湊業無業者，利争竊計，定法自戶冊盡田四十畝以下為無力，開不入。四十畝以上，稽歷畢之數，兼餘之額，盡入與官地起科，數分析畢。分其偏重，亦條較一點也。

三、上均賦役編

照滑狡數以流，點數以善，濟數以變，變其不敵，不如不變要，而重敵其數，罪變。變舊不變，江山以東縣邑俱

三其地爲土狹而陽信獨一
祖宗度地乎獨遵一縣爲梁舊故惟其俗便不徵
何待二百年後新法始變乎初稅實已甚其頻爲厲
而析從之當其議從即宜視其地爲甚亦令冊載之
餘畫分于地此猶古丘乘井伍之遺法古籍千乘百
乘皆視地方而今棄地狀計口書對休變悉來而敝
稽濟濺俄償畏變條徵者計不爲今著齊坐視而深
調停之調停歸共條辦實窮杜趨其羣鼓田不如
不變者地歸之則累其地其要罪稱輕重掃可徵

一則而攝命於地是也故前甲轉書而幹吏也
夫赤子之號呼反側惟母知之其飢飽寒燠與痛癢
惟母知之父則已疏夫嫗則已遠矣叟則多弗聞
矣人之於子孫夫孰不慈體謹則察有未詳今民牧
白夕依命惟縣控訴惟縣矣有獄訟縣親目而見之
正司有長而不敢聞者矣聞而不敢盡者盡而來
敢信也盡而縣吏不以實對蠹胥敢播其欺惟縣
上議在下事在下思在上職則與聞其求欲達其隱
邇民蒞而盡百里之命若其能達情小才多易擔無

事以爲名數亦不敢職通籍卅年任宦經害除甚
畫如之蒙成而可以滑名口惠的徇百姓而可以
滑名從走急會逢合而可以滑名穩席名騰運赴切
傳耳職以自爲詐誠無用此謂承本院好生恤罪矜
死死之仁意不敢以空紙塵應前件欺本心而誤罪
總故再數區祈順懇事成則本院造福萬世億民含
利萬世職何力之有焉

陽信縣三年便宜實政申文

三年地方調停清約便宜數條行有成效申定永規

事據本縣知縣朱蘭鋧照得卑職莅茲窮壤三歲矣
有燕絕巢莫脩理化卑地方所康康守繩恩敢尺寸
惟是曰康平不苛苛有白於己便於民調而行之無
貧思牧耳縣故僻其俗簡其民偷前令多賢者要皆
規撫足以樂成守之畫一無遺矣稍稍二三未盡者
宜審酌而損益剝之蘇其敝歸民甘息焉嘗可條令
事可定式顧職素無自喜求暴見能之心又恐政難
處始倉卒一意改張或久而弊不便也以故不能調
陳權宜撙制行之今既久矣利與不親見之矣謹準

不逮後之賢令或裁而潤之取其大同無論小異可保無弊但職行參官中吝吏猾吏故舞文乾沒而虛者稗陳案籍拘而沈滯之事方來無所參驗職令然主漏賦童民爺官不能備稽式入獨踏看或雖錄於官無難而於民甚惠可以經制長久職本無弊行又迫期會百且方愧素餐之誅於邑於而小補遂法恐以傳舍視此而展棄之深非古人不失井之意矣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甚獨恥之願廢法可以補後使其一二事以長便異職去而猶在也若賢者

宿會意望康熟除積屑革儀。無煩止議其畫決難條
可為公私便宜法守，恭謹開款申呈，請裁酌，謹討
求利。伏乞照詳定遵施行
一門攤舊籍其城內外廛居之夫分六郡，比門而總
錢，歲得銀三百餘兩，供地方小甲火夫三項費，其
餘以備辦各衙家火，名曰兌衙。又往往藏不貲撥其
加斂，歲費又借數萬。據本縣劃即先除兌衙之例，僉
自置之，知而六則，罷十二兼者皆貴于攤派，其餘之平
此正例房火伴洗冗寄居既苦私租又需官價一家

作弊由利幾何而一年所徭應差將本身償錢亦盡

矣故其民每春冬秋去免輸庫役以避此征市無定

籍坊保出入無緣作弊其為開與無容本職將在

城斗斛經紀牙儈近四百名每名故有給帖數年一

盡免之歲免縣積穀額二百石令輪上倉以代倉

庫役其原下二等盡免門銀而四等以上與次通者

小甲五名計一百一十五兩八錢權宜召募者免

十五名役每衛奔走之役其額亦減故征之年與牙

儈有免役之利樂從如流歷市者問役畏役者數

生三年親見其便所苦是覆其甚其首屍頓杵膺靈旗
官而息民猶其利也伏乞照裁
一解銀往事用收頭自傳知縣吏承接帶官給使費
宿弊一清無復進累破家矣然則例不定無徵不信
而此輩自為託詞省以希覬給銀時有微餘則自稱
銷陰以私錢賠其利似為代危嫁禍而其人營營
年不代法反偏為本縣自到任集各役審定告免解
使費賠加腳力等項從實開單共一年該銀一百二
兩七錢遇解照單片除銀均給領行不年矣品此輩

不許自催遂出轉與人層每千兩私貼三兩助雇亂
僦舍雖其自便本縣視之猶累也況省祭名存日後
為告糴之革矣於十九年改議各銀俱該房吏主解
除照糧準外仍每千加三兩如其私貼許再加四十
二兩五錢摠前湊一百四十四兩五錢分給在案存
務不使絲毫累人役者樂趨法可永久議者或以貼
銀小寬官不稽覈開此革剝孔然歲解銀一萬五舌
往反或數百千里挐官措付之斗使一領批即身家
係些或集父兄子弟數人共肩其事或其人選懦擴

被需求此淂盡令官知乎。故職私謂蠢其利乃可重
其責即稍漏其官不差於靠其民乎。伏乞上裁
一課程歲正額九十二兩一錢二分。故事徵或至三
倍。其派收底簿止開酒課一分。飯課二分。他如之。並
無銀數。民無所據。官無所稽。主者因上下而爲權宜
淂者六。而私淂者半矣。本職到任即示革宿弊。以原
定之額照見在之戶普而科之。足額而止。一分無羨
即揭楬市中。明註某課若干。某若干。籍始其稿。今三
年之籍見印存房。可以留後。牙肆之人雖號遊末多

舊官徵之法無可過郡名都大市通衢彼自屠沽者

務求擇分之潤此縣解隨解將會業積儲之私或餘

日不傷坐斷本值市網牙貨丑貝而起一家其生計

於微謫其分銖可為一日之活也伏惟至裁

一倉穀往時每歲下戶抵斗篩斛春發秋收以官量

出以市量入又平糴亦萬斛秋買至冬而出春散厯價貴

之下民則以市量入而以官量出再兩番歲餘數十百餘

石又運米各水次大戶收解斛羅常餘三二百石有餘

亦量所溢羨也以此抵縣積穀每年百餘石猶有餘

充官公用。或以分饋士大夫。與權豪交家求食傳知
縣乎之。歲餘萬百石。本職判任則官權量如府縣鐵
斗為式。於斗出入。盡以官量水次收來斛斗之。數會
數無斗石之差。運後土米壓升餘。及充餘因權部包
令其斗見印留庫。至如平糴都以市量出於倉無留
餘為又實其期。入秋乃備。民僧剩過其數民貧中
家以下希有剩富常期。以春夏作錢。兆作錢買當之
秋倍糴納其息。出小出大。各縣收於場市將以官斛
能職。至春民食窘數勝每斗加五六。故其民雖命恬

非助人有罷處已蒙其停息矣罷平以場下之價
非無市者其值猶減三而一故往事民不願屬此縣
計雖不屬民無寧盡獨寬之民之共利勸雖斗升足
以延活官亦可自白請於是歲中積穀盡術設糜與
糴買而邑然又薦官始難于足額其邑縣能于歲
饑遂罷頭一歲其間而更以然職一意主利民則可耳
伏乞上裁

一京邊錢糧故有明加三錢一歲得一百餘兩自傳
知縣以羨餘抵之不行加派十八年職到任後舉都

政司帖聽入併徵職義不恐重取以愧前人一論故事並無加科亦曆可案又馬政應有民壯工食歲六十四兩往以未入條鞭令上三則人戶分等出納輸之本職以既不在賦額宜官為處耳上戶雖富人本縣一無倚辦交關而外徵之非名也民出示革弊當措處抵解亦三年矣恐職去而主文者甚以牽文與故事冒請開端故敢附呈伏乞上裁

一運米縣水次米五千餘石條鞭原議腳價肆百七十八兩四錢六分四釐故事十月徵完集七十里敝

車戶給前銀運至德州計程二百六十里時值冰雪往復數七八日縣以爲苦使里中十季因借口賠費加派花戶斂錢幫侵而隨自魚肉於屯本縣以嚴禁之便而禁其私加則官須歲增縣賦重矣不忍加也縣中俗以春初貧民貸于富室爲耕作號種子錢本毋一而加于八九以償息之重莫加焉此等銀總民之物也移秋而散於春則領銀之戶可免乞貸計每里十車車輓推二丁計里二十丁七十里計一千四百丁可仰於官而貼耕而春散秋役可無加派而其

息亦省於責十半。行若安之。居者無擾。藏有儲銀備三時以濟民。官力易爲耳。因於十九年二月令里正報甲戶貧而歷者。分開名數。官定其二期赴給銀。每甲該六錢八分三釐五毫二絲。計甲爲封。當官喝散其未領人戶。挨年輪役。以均其惠。行之百姓大便。而歲運亦早。似爲曲劑通融。便民可永而利多。伏乞上裁。

一閣布縣額二千五十疋。徵銀六百八十三兩六錢五分。舊令大戶收買而解京。衙門常例諸不貲。大戶

亦除侵漁而陽稱賠累前傳知縣申允春初借官銀給貧戶每疋銀一錢五分至冬以新棉紡織上納委官部解常以貴外餘銀數十兩歲買穀備賑然而年有豐儉花價貴賤相懸如十八年職初到歲旱烏市中布價倍於原銀納者若之因議十九年春散每疋增銀三分共銀一錢八分春得以濟艱秋免於賠輸即遇年荒布賤稍以利之亦古補耕之意無虧孰甚以與貸大較且與其留銀儲穀本為賑貧而反累貧何如給穀而寬之民不賑有賑也事尤急目前耳某

行三年其輪戶均患仍與宋瓘等良婿便之已經申
分守道本府詳覆今應併入申定永久伏乞上裁

朱太復文集卷之三十七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公移

陽信縣去任申報竒餘文

陽信縣為去任清查申報餘銀餘穀事據本縣知縣朱長春關稱照得一縣𥣞縮關於一令漢時清吏苦節皎如白日千載之下豈無景行感奮之士而計數寥寥蓋古之於今猶舟之於陸如欲谿刻峭峻拂一世而為義立名太非人情不可長廉而至劌亦非義

也頋不為巳甚去其太甚往聖弘計有析衷焉慮獨塵釜挂床一葦一錢於其潔躬保節猶往往愧古人汰矣而以鴇行於俗孤傲格物甚難有賢者白心矜操希古人以地方之財約地方之費節煩蠲靡身無與焉如是甘節之亨至善也心知庶幾慕之及其臨事譏孳輙張事已而計之其孟浪無持多矣竊念職自十八年八月到官縣中歲辦夫廩公費前人以半于餘而供臆罄盡又浮額借支百金之外業申明不待議處則五月之中所倚辦不貲又為補他人之缺

至十九年則須知年也過賓旁午比常而三人馬廚傳既不能減絕無禮自又以好士譚文之儁月供養弟子比藝而奬賞之其計偕之士舊者有續食代傳之餽新者有作興勸駕之例不能革其故又稍稍增益示優而諸上司所為寵待作人之費一一印給縣官其協助試事與他取辦又瑣屑不計一無敢援故事累里甲俱倚贖鍰奇羨載在簿案可覆而計所為勞費足謝地方者惟興講堂飭舘署建社倉十八所置義田六頃餘如是耳計後還縣稍得息肩而入夏

則職漸以病卧閉門且半歲餘雖自一意孤拙上計
給由甘絶筆牘知交之通以守
明禁謝百姓一縣所知而一歲報贖買穀之額皇皇
補不給以至今交代查盤所餘庫銀壓二百一十四
兩倉穀二百零六石在焉本意以義田尚少欲積餘
銀廣柘益收貧人養之社倉罷為便利以其穀之餘
申散各社助廣德意焉今職去矣兩年積羨止是雖
往事曩有故常近病苦於厥曠於素心節約殊為負
愧也計義田既不及而時會海警循城增器練民防

守之務加賦起役里閭且騷然前銀留以充費以地方之財斯寬地方百一庶可謝過穀雖不多均而給之社戶待哺之衆亦添斗水息而歷年新故相因十歲可幾千斛亦無窮之利也

陽信縣申蝗災文

照本職初任自未入境訪問民瘼已知縣僻賦重民惟務農而今春亢旱徧野麥枯計災十分五六麥市至今斗直百錢閭里多菜色道殣矣所幸夏來霑雨秋稼與與方茂民恃有生之望一月之後可慶穰穰

滿車及赴縣取途而目見紫蝗蛀食莖葉半稿既已惻然有不實之憂計不大殘子粒歷分數之減耳忽於本月初二日啼號灾民五六百人手把枯株擁縣告稱初一日有飛蝗蔽天北自慶雲而來下集本縣德政美化長壽等鄉甲一宿而去穀粱黍稷所過如焚寬六七里長盡本境萬頃顆粒不留一望莽草赤土聞之不勝駭痛夫陽信海隅蕞尒一下邑耳地不當都會舟車輻湊爭利之交民無奇積傲貴商賈末技四出之利其人食土其農用天豐歲不能以操奇

羸而一遘凶札雖有秦輸之粟莫致相救其賦計一郡自韋丘以下莫重焉方天幸時且為傷縣代徵增辦故其民浸窮至骨雞狗蕭條而今春蘊隆之厓又以縣官陛遷瘵去若擁上聞曽不得比二十七屬共沐浩蕩之賑何堪復當此流蝗之毒乎夫以穀計春麥歷災之半而以歲計則麥枯其四紫蟲食其二流蝗食其三去全無幾矣以縣計則蝗所入境不滿半而以方計則被災之所寸草一空無復分數之別矣夫一邑之內匹夫匹婦有望隅獨泣且無聞而不動

邑者是以　朝有養濟之典今三鄉數十里不為不廣矣黍穀一空不為不亟矣春旱秋蟲不為不重矣其民俯仰口食不給而官輸更何以措之生之不圖民知盡矣何所不至恐盜賊反側為地方憂也但緣係偏累事理于例不合　題請而湯無處分從槩徵之則何忍焉職已勉諭灾戶查勘申請仁恤數日稍淂安堵已經出示撰式令灾戶自己實開本戶原地若干除未食若干今被灾若干坐落何處四至何人見種何物計灾或全或幾分里長類齊送縣然後按

册而稽之如燭照也俟完別報外所有議停議賑合行中詳或許以勘實災戶照地暫停本年粮稅下年帶徵或分輕重量給倉穀或借與災戶令成熟上納以救日下萬口之命惟復別有定奪

陽信縣告病乞休中文

海上風土不宜三年痼瘵垂死瀝血哀鳴乞休生還事據本縣知縣朱長春關稱卑職叨中萬曆十一年進士初任舒城縣知縣歷俸一年四月有奇部調常熟隨罹母變接遭三喪苦卧六載于萬曆十八年補

除陽信縣八月到任至今又二年六月矣緣係生本素弱家惟多艱海壯下濕地瀉水鹵霧滛風厲窮荒氣候既絶不宜遠客孱人偏易感觸自到任二月即膝癱伏卧五十日垂死得生自謂勉力奉職可幸無罪不意鹵水浸滛深入骨髓濤颶腥毒漸中胃腸春暮海運洋風酷於嶺瘴初客不知愼避遂於去年三月忽發暴寒仍以防風通聖散攻之大汗初覺快利通聖散迅藥也嗣後四肢痺痛每發每攻力疾供事奔走完大計而不知元氣漸耗内裡垂竭矣計四值

海警軍興強力職事復感春瘴漸覺頭重
卧嚴至七月單門行縣命親操戍丁十日
奔歸病始痞瘡奄卧半月復轉滯下危焉
後
沉痼盡發偏痺轉深眠食減精力耗殆恐僵格尸曠
時時強出視事或半月或不及旬輒冒海氣閉門而
卧九月十九夜中忽然風痰迷眩暴仆不醒家人以
蘇合丸灌之始甦便覺左體拘掣中指攣麻頭暈舌
強自知邪乘虛中大服補劑神氣稍回已于十月末
出復視事然時時惡風洒洒伏念軍門出巡候于

十一月初九日赴省補考衝冒隆寒抵寓夜間昏眩復作麻痺如昨頭如風輪左肘卷痛特甚醫人治之兩日轉重輿疾扶掖還縣隨于軍門中討醫官丁玉調理又半月多矣病勢不減飲食絕少神枯體削言語啓唇職素知醫兩關連尺弦浮緊盛不見於左則乘於右右屬脾土見克脉危兆也病起水濕風厲侵湊三年利汗過多中氣大損欲攻則正者轉虛欲補則邪者益壯屢藥無效異症日增蓋職之病已痼而職之命誠急矣醫法木脉乘土最忌發陳春近矣風

候觸冒轉不可犯不離地方必無生理竊念臣平生
亦矜節有氣人也遭
恩叨仕勉思樹立十年淹淪寸長未效犬馬未老泉
石非時故逡巡數月未遂上劾乃今病與日深志與
命違外廢公家之務內迫軀命之憂誠不堪一日復
淹于此壯志無成
國恩永負生之不辰但有血淚無莫如何矣解者皆
以俸垂四年僥倖不斥或望課取量移無乖出處免
於世咲然臣今曰病已痼矣命已危矣情迫無之矣

朝不謀夕矣計人臣獻身委　國惟其大義所值鼎鑊刀斧不避今但以饔飧料祿為不仁決性則義不出而生為重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枯魚之望已急彈雀之譏可憐救命苦情旦夕危急故決計哀籲仰干仁造放令生還儻得服藥延命自今餘年感切再生歌咏

聖世卧老場間足以樂矣

舒城縣丁役申文

竊惟賦役兩者　國家公法惟是食王之土則富豪

窮民不相曲亂始為平等今職按舒城一縣除山不
計稅外官民田地塘計六萬九千三百三十七石七
斗二升四合歲銀額起存共二萬一千四百八十三
兩六錢三分二釐其出租者起運正賦計六千五百
一十七兩一錢二分五釐餘皆為力傭雜稅號曰四
差復計四差所徵於租除優免糧一石准田九石共
免田五千四百二十石外餘歷徵三千六百二十五
兩七錢三分四釐乃以餘額盡出于丁每五歲料民
稽業釐次為九則夫人與人等耳曷為有則是以貲

計也今舒城水不四通陸道嶇隘無甚商旅大賈往來其中其民亦不能移徙摯槖廛居四走大都悉耕土食力以農為業上者亦或連陌數百十頃下者不及數畝甚則傭保代耕以為生田一畝上者直錢數千下猶數百自數百頃以視傭夫懸倍萬矣詎止九式今以九則定徵是極獎而苦細民也按舊則上上一丁徵銀一兩七錢下下一丁徵銀二錢四分上不復增下不復減法謂漸次降殺可以疏通獨不計名田數百石之家稍出贏息則安坐享利尺土偶耕及

無業之民日夜作苦不能自活計丁銀二錢四分得賣米一石以升粟無措朝不謀夕而責輸石米則死箠而不得完矣又故事舒中無多薦紳先生之家其上能記誦補弟子員及民以貲入官爲吏皆冒免例復其身併復其家餘丁每年輸糧之外毫不與徵所謂九則之丁獨責無役之民耳而又有豪家大猾詭計漏版其中彼顓蒙無力者安得不益憊也以故舒俗富戶居積生事日倍而窮簷不厭糟糠吏士以上之家歲收租入坐飫膏粱不聞徵科而編戶傭丁挚

奴散走以避徵此其為法敝且極矣則舍田計丁悞之也往年經陞任陳知縣除去九則悉以丁銀照田地塘弓口散派每三石以内出銀每石二錢三石以外出銀每石一錢其人丁分有妻者出四分無妻者出二分不足又取之經紀及在官差役其所為救獘而䟽窮窮心甚苦計慮甚周矣然而三石以内者業少民窮而銀倍徵三石以外者業漸廓戶漸殷而減徵是法不等而窮戶猶困也丁銀多寡計妻有無縣官安能家至而覈之是里書猶借緣為奸也法周而未

平豪縣不逞之大猾巨族因隙藉口羣起告府不便欲復九則職祔到官奉府批狀議處已集縣中父老鄉民溫詞委問則皆道陳令法其便民者已十得五獨二錢一錢之數稍稍未均通而均之可使永久不困甚無須九則須九則者皆私也職復經查前詞都無百姓告若獨縣中小鄉官等言之則皆舊所為藉則冒免者也是不足信職旦暮焦思以為法欲宜民當使富貧一均徵額盡一以一縣之定稅分一縣之民產不獨有力無所避即上下官民按弓口人丁自

心計之曉然知數無所移動輕重乃為除弊可久如九則之派二錢一錢之分皆無成則中可變易即縣官矢心不自漁沒其間儻積猾里書臨時稍有彙緣倘增利穴百出窮鄉深谷之民何從辨之此非所以定經制而示民信也職謹按據合肥縣中請丁銀均派丁產一縣讙呼但合肥丁十三萬有奇而舒城歷盈四萬廬中之土舒稱為沃而舊賦亦獨重況計方一石當畝二十以江南履畝重課細筭之猶為什無一也謹照縣額丁銀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兩七錢七

分七釐七毫七絲揔計丁產合一均徵每丁一丁出銀一錢四釐五毫五絲縣丁額舊三萬一千八百七十二丁近経招流捜隱又淂八千一百三十五丁共丁四萬有七内除優免丁七百三十有五實徵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丁計淂銀四千一百一两九錢九分九釐六毫七絲正縣田地塘除學田不納差外共六萬九千三百三石一斗六合其優免原在四差会可無免共計淂銀七千二百八十八两七錢七分八釐九絲正二銀共額徵如舊立爲定則人分一单丁

總為戶戶總為甲甲總為里里總為縣凡遇起徵執數納銀雖有巧奸無所舞文加損其間業多力厚之家難以規避居積土寡無差之氓得以分重而息肩行之數年丁口日繁則丁銀日減均賦寬窮意莫便此矣

舒城縣治田令約

舒自漢羹頡侯開七堰遺今千餘年民享其澤故舒于淮淝之間土稱沃衍其東北有圩田三十六所不在堰數則驟若潦沒其民以失望賠已之累擔挈妻

子室室棄土遠流冗趁沽常數百十戶田空賦存里正代輸民苦之比于溝壑也幸今歲水平禾熟本縣曲爲招集稍稍四歸赴縣投版領產裼衣菜色扶翁抱兒本縣心惻之念此一歲之便非數歲之計也仰藉天時非勝人力卒有暴洪漰漲如前數年又割摯委耳夫地形卑高不可變而水勢可避田溝可泄故管子有水地之篇江南有斗門之制皆治水成法也往時皆以因仍故額任水衝徙收積至此在荒飢流亡之年既已莫可興事及今大穰戶有餘粟不為決

濬繕治以待來年而束手聽於天又數十年則至浮其田而空其廬矣不一勞者不永逸本縣避動衆興事之難逡逡待滿去則便矣如尒民萬年之謚何知而隱之有媿食邑已經躬行履畝勘視諸圩故皆以单堤浮薄中包田數百十頃外臨大河而當縣西南羣山下流之會湫高雨潦諸山之水沸而出陿以一河必怒怒則波高勢横而又外江巢湖水溢逆上傍無支洩一堤之力豈能捍之冲必潰矣潰者一隙没者千頃防視不給壅塞不及此尒民枵腹寒心之灾

豈忌之扒其故不獨水橫也東河急而無洩老堤[illegible]而無防勢必相争故单不勝急而民亦不習於備水行田所以圩堤歲脩徒費貲本新水裝急客土鬆薄又必大壞損故無益耳本縣吳人也吳田皆臨水而包圩天目之權五湖之衝雨注水湧十歲災五其利獎熟矣每見故田低窪菱區民棄不售一遇有力家挑濠壘捍反為高阜蔚土少而獲利大此法可行於舒也本縣議照各圩舊堤增高幇濶堤以内周濬為濠深可畜水濠以内復作新圩高濶如其外包田居

中兩堤相制間以深濠如霖雨內積則開內圩放水于濠仍閉內口開外口放之于河如山水外溢則戶民单出晝夜周巡防視老堤分箕畚取土備塞稍有冲坍護以木板或門扇夾土築城衣之併力填築如此水可無灌灌則有濠分洩水勢緩矣內堤不能直衝而外堤隨可如法填補障禦其與一堤濱河衆流爭怒尺口入水一圩盡沒不可復救此利害詎什伯哉而況濠溝便于戽閉隨時洩畜潦既可避旱又得漑此兩利也自今成後凡畢歲放乾濠水再加挑濬

復土增堤濠益深堤益高水益落圩田遂可常熟無
菑與堰相蒔且濠水可以養魚種菱濶堤可以植柳
種桑其挑塹斛土本縣各查古額弓口稽酌人戶實
在俟訂新堤額則以丈堤中存田計損若干均筭而
灑灘之分其有餘補其不足另簽垣段立冊給收為
業計日動土不悞春種衆家之損土有數豈如累年
之荒沒無底十斛一而收九業得常生又豈如十年
七荒流竄賠輸千百年不止也當今歲晏穀餘家家
尚可自食度數以田分役以力貧富均等累無偏重

穿濠築埂土不外取力亦易就人人自飯自挑其土
自享其利耳冬春之交農閒也已經通諭里長三老
庶議人人稱便仍恐小民不喻吾意或貪一日之安
或吝數尺之土或恐工大不均或疑興事無益或憂
虧土難補或慮丈遲悮農是以本縣不厭煩詞為尒
條析利害要惟沃土便農縣中享千萬世水利託食
此土以為小補耳所有關土均田事宜各款條列于
後令到鄉三老集民行田照議按法為開說一一指
畫所以必詳必悉熟計以復水之利害大矣哉利十

害半猶當興之所若勞役耳允吾以利民是謀豈為多易無試浸舉事罷百姓哉余民幸為知吾意所有可不直以情言無諾以官而議以野

陽信縣五事荅

一荅農桑

本縣古齊北塞介在海壖為九河下流故道其土墳薄其田濘鹵其地勢窪傾霖潦無所洩水亢旱無所借潤穀無嘉稻蠶無良絲所食雜用麥蕎菽粟其有剥棗紡綿又地僻也水陸舟車輓載市販之難其價

常十而得五獨其民爲野不習都會之梟浮男耕女織晝夜作苦以治本業而應公家之徵故報賦頗早地冒腴沃之聲人有飢寒之實比飢饉薦臻矣而曾不得與隣竟同受荒蠲也職方務官爲蝗災出舍履畝視之始知東人之子苦至此此中民勤賦重地無遺利課農不輙於上賴上爲寬之耳

一答荒閒

本縣民商業本不患不歸農患地不足以農也其有曠棄則海鹵不毛之土耳往往無業之民亦有薪菊

薙草而種之其入於本土五不當一故向度地時兼不登地傳者為其瘠也宜永歲收三升之約寬以不徵或浸多力墾稍食空丁餘子如責以倒滿之說則開者復塞開田皆茅區矣近以此意諭之報墾者如流徵獨興農亦安集之道也

一答戶口

居者流冗賦稅重也行者絕歸故業失也邑土磽薄而歲多凶一不登則有籍之丁先苦徵而逃丁逃則責之於里里不能償則收其土地廬舍而官賣之以

完逋公入少而瓜分者衆矣巨者内顧遺業已爲他人之有而夙負難輸後活無策又抑於官市而不敢陳安得不甘心流死耶故招撫之道須先蠲其滞責次清其故産又乃令任耕者其開闢田先以聽歸日而後土着廉聞風而踵門者衆也本縣初至候行有成效別報

一荅詞訟

令者民之令也令喜獄則令繁令息事則訟簡令深文則刑寃令茸闒則獄滞令廉平以示民休息民非

有大屈抑不得已皆可解免誰欲浪投肺石以身試法者故無情之興上實有招之齊俗夲而健民嚚敢爭然其土隘風陋非有江南黨搆蟠結豪右不逞之大獄善聽之不如善省之初至即開設條格顯示舞文枯絲之禁日投公文絕無一詞之入月放告者三受理不過十紙行者懸其小狀於門外以明示兩造知其情偽犯者本告自拘到者當日公鞫事小諭而解之次鞭而釋之爰書十不得二焉審畢即開示免議某某名數公衆而省歸之訐訟漸消民利其速而

顧頗稱爲乎至於訟鬬倫紀風化又親爲開說調停兩令感悟不忍遽盡法以傷和蓋私心庶幾希太丘正俗之循風以爲方今舉世風俗敗壞都緣吏知法不知化而禮爲刑滅故卷卷注於斯庶免武健虎冠之名焉未知其效耳

一答刑獄

囹圄人之死地也縱在辟若其決有時不宜助虐而速朽至小犯之民立譴責決耳何至幽閉而輒苦之使償獄吏之貴乎本縣除見囚嚴防加督禁卒不得

縱獲其見審人犯計無大故入比者且必待問者且不終日安敢濫禁而羈之故淸獄庶幾空焉

朱大復文集卷之三十七終

朱太復文集卷之三十八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寄鄭允升孝廉談文書

淹阻千里會面期遠不知足下意態何狀起居無恙情至南望遐思傷神僕吳中樸樕下材寡交遊之延譽獨足下推轂環堵中謂才情可共希作者足下故江東千年俊士也僕既受教知自狂妄不量呺然遂興慕古之思常念古人襟期或千里求朋越世尚友

賞音析理邀亦難莫如僕與足下同市合社談致往
復絶少不易淂意吾道之興抑或在此去歲别足下
長征每遇會心感慨係之高朋遊遨莫共述作乃至
第後益滋懊恨海濵鄙朴之夫守黑自喜不通俗好
每作一小文數語傳出非者十七至於唫咏大都更
唾棄走耳　都下人士輻輳四方高譽達官名流與
吾楊中亦纍纍多佳士其著作煥既僕亦畧識之華
文高唱語驚四座僕誠不敢望下風而入自為門叶
鄙伐異廣坐雄談中僕乃瑣然恍惝無所發口耳興

聞上士貴通中士守朴數易隨俗中反不足僕今年三十矣往時困舉子業又家貧無藏書不盡窺古人意願待足下教與所睹記遺編或得一察乃欲堅壘守之終身文章千秋萬世之業自當爲久遠計傭人之智不失守雖僕即無大識詎遽爲傭下耶曹子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相知定文今當爲誰遠懷故論感生悲歔亦復憤奘或至大哭歌呼擊掌僕誠不自知其非嘗記與足下談謂文字多體盡出情理古文雖至散亂恍洋都有機杼是以確視百世自王褒已

文相如之騷益堅之賦鄴中之古詩大曆之近體寥寥千年振起實難僕嘗有志上下討究起衰振古同足下樹不朽今自分已矣僕窮時飢寒汲汲奔走於生事已薄識淺中今入仕逢迎往還日困馬足暇即頹顛熟臥不能復舉書聊或會心事來輒廢嗣此出掌益劇而故多嬾病公事不給皇恤其他僕尚何言哉因思讀書自居約時事譬之積穀冬藏春食如以仕學不免拾餘事在足下勉耳僕附同調足下誼至高乃馳書狂言足下謂何幸賜遠教

上經師尤先生徵君書

秋時枉過惠教言猶在耳丈夫壯處窮巷不成一事而流景如馳深可歎息辱在門墻自惟不克奉教而醜然落魄居約誠倕石之棄材也緬思古人發憤下帷揣摩錐股即非醇節雄心可嘉門生季末三十志意未銷豈便頹倒讓此恢圖顧處勢迫極矣周章於傯丁此百憂年荒薪米不登而應接紛還何敢復妄意世榮且如閉鷄鶩於樊中其毛翅歲落不能惜而是時開口復言龍文之珍高舉之逸祗以增俗人嗤

咲誰其信之然而范雎折脅之餘命也棄之則填溝厠而出之則為名卿威蓋六王申胥僇餘之唐子也漁丈人抱壺飧活之蘆中卒也亡楚而舉越義震天地名昭不朽說者謂闔閭高氣不在二人在活二人者也門生未遘二人之難而窮拂加急恐不自賴以先狗馬故敢鳴之先生顧先生暢其風也夫士之窮也足縛於繩墨而顔厚於乞哀一為不檢恐官府鄉曲隨而唾鄙之故甘於蓬茨而恐於腫嗆甚往往有如蒙袂立槁者之決絶今古所慟彼以莊生貸粟於

監河而有轍鮒之慨賢不若莊生者又何能恧然丕高門而卬升斗之活哉故紈綺之子下輕補布先達之士面咲彈冠可悲也矣夫驥服鹽車負棘而伯樂解衣攀哭彼非其選乘也猶尒悼之慈之況親相質而驪黃之者也春雖踶足之俣勞翦祓然而負重力綿蹄穿汗漉幾於蹶矣先生得無有意冪之乎彼非知己者又弗敢向之高鳴恐無伯樂之惋而來監河之惕也故轉展自惟奔告門下先生其圖之懸命待澤急於沃焦所有事情敬具別啟奉瀆

致友書

賤子頗有乞於足下然毎進見足下不敢言也賤子至甘節人也足下又至隆禮渥施言則恐醜然為無恥然而鮒魚不得斗水則枯於肆借潤於他人比比皆且無决海之念又從咲過河之溢也是以韓生羨二鳥孔思甘九食夭損於人詎云易哉故馬悲鳴於伯樂鶴哀翥於道林何者彼以其知也是故巫女無自媒之行丈夫重乞憐之辱非其人寧失時飢死弗自降矣賤子朱愚擯落近來朝夕不給而申之以多

故然素不能俛仰時人故反復自裁不得已遊門下何者士誠詘於知耳昔爰閭餓夫受壺飧於宣孟而蒙袂者輕死於一嗟二人所為遇不遇也賤子誠畏人之嗟故不敢丞高門而乞足下顧足下高宣孟之義無令為揚目者所笑至其反兵鬬死急難圖報人之有情各有自致無敢先言效也賤子不敏然竊幸聞教懼自偎棄亦慨然有四方之志不幸命謬時詘以窜於斯彼縶係猿狙於叢枳刺棘之間衆且笑其拘急而誰信其捷也然而有客為拔其雜枝處之豫

章其攬蒡輕緣呈巧於前未便出衆狙下也顧足下無恤其披也且夫河潤千里而下土流多雨澤四周而涸田深入彼急者資之非啻尋常之感也故濵主懐厚意而王孫報千金誠當其窮窮者士之所不免俗人之所羣嗤賤而長者君子之所留心也故古人徃徃脫之溝中而起樹鴻績揚休光彼惟得其資以故兩名而不朽今足下於心何如今賤子所急者公私之負一席之費耳不足當李兄資蘇子之毫末足下圖之則起瘠之恵也所不敢必

寄孝廉陸暗甫同年書

每念詩人將恐將懼將安將樂之説輒動懷足下悲不禁也僕與足下七年兄弟之雅客路同征旅舍連席艱虞困躓如附蛩蟨而今朔南遼絶出處乖違自君之去孤踪流落目無故知觸事生恨矣足下夫亦有轉棄之感乎騷辭所稱樂莫樂兮新相知僕良謂不然人之相知襟期投契洽比積時雖新知雲集所謂人不如故也矧又心要如面言咲難期仕道多容羣事温蠖與欲得如貧賤之交披肝見素大抵難矣

僕性孤交寡唯足一二良朋懸懸係懷然在足下更
切遐念足下年歲未壯屢勢亦以不便予長謂范蔡
非困尼胡能激乎此亦足下激發之日矣僕聞薛田
者一歲菑再歲畬三歲成新然鋤耨不入者半歲而
為荒埔故曰功不易成時不可失足下自是良田腴
土耕力少勤僕誠憂其蕪也自今歷計僭已不滿三
歲獨不為惜此日耶僕生平直伉自喜故人無幾敢
隱言於前三千里贈言足下亦可念矣囊空羞澁獨
處荒涼逝復經旬抱痾情況可知揆圖歸計不遠鏤

來還容面盡

答沈大理許仲亨書

語云功名之際人所難處僕謂不然丈夫即患不仕已仕當患無立干渾而巧宦清華之秘誠利于進慨慷赴功則何階之官不可行長志乎授任勞逸惟上所命選蝡擇官臣之大忌也譬如踊躍之金命為不祥耳世中尊顯而湮沒者不少抑或蒙之逸口一二壯節任義或雖才高文之士耀千古如日此當何居焉足下視僕何如人激裝伉直或可自許勉強從事

亦足塞官刑報

主上以稱知己奈何必華山之祿耳而後篤乎僕先世無貴者我生之後又遘不造坎壈顛躓不免於呺腹當時蕭然青衿不復修望通貴此足下所知窮經起家列於進士既以蒙　恩非分與其守位而無短長不如放迹於林中僕年已壯此志定矣縣令擎跽趍走雖眷眷無狀分乃固然匪足為喪氣直多病袜弱不支程書之勞而性簡傲好持意且獨行無所避又不能象恭為容以鞠張掣肘往來逢迎稍喜沾沾

其何免乎勉而循理則吾能夫乃使人以徼文中而去哉名實兩傷亦士之辱也足下計如之何鄭僑良國相也牟舌排隅境馳書而讓鑄刑古人誠重相規僕賢非僑埒而事更有大於刑書者故人得無意乎夏仲得足下書曰會初下館士　命而未言又勤勤望僕既無可稱又恐足下不悉鄙志謂負自待樹立語輙陳固陋肆其狂言故人知我當無怪莫使他腸者見之爾

復湯義少太常博士書

昨足下遺書語似薄奉常者奉常古夔氏之職也處足下意氣即不宜然而文雅稱矣足下何當薄奉常哉在漢叔孫生以此定禮起聲頌未及樂而後乃出唐夫人李協律之著作今歌詞爾雅奇深即不當於商周之廟洋洋大風哉而好古之士猶或疵之欲黜初音習河間之章更生班掾為之歎憤然自匡衡更定之數篇音節已不逮矣而魏吳繆常之輩愈自噍促後復何言　當今郊廟之樂僕不與聞然民間伶人之奏非嘽緩比佚則哀以激也聲不和曲不雅實

時之關與大氏元音在天地與氣俱下而成方合變猶然出人之手曾見審音者道律管分寸不合古式疇人比器半出胡部僕于此未知解揔之音出于詞器其次者方今誠得大雅如河間放去靡曼依仿太古上自登奏下及房中塞曲別加栽定勒為詞詩獻之于

上布習坊司然後徐訪神識探騐侯法考其律呂比之鄭奏庶幾下氏所稱德音為百代偉製者有其官患其無才有其才患其無官足下特推媚于詞深于

古風今居奉常處　留都無有吏務應爾之暇觀樂
考音其職也樂章具在有司取而裁之成以獻
天子習則夔氏之功不習而存焉劉德之遺烈矣煌
煌　明時人文飈起大樂寧神宣化之業奈何可因
循千百世之糜遂不如宮人倡子之在漢武儀無文
頗有狂心足下逸才日所難得顧無以奉常快快向
傳萬言書及上相公救鄉給事書未得全覽顧惠抄
本一讀可面足下英風

復鄭大允升孝廉書

六月六日得足下書足下教我深至輓近交誼佻薄背憎而前諛悞人安得足下長者之語追羊舌詒書之風南首稽謝南首頓謝僕碩寘悴私往慕古亦辱諸君子教有素頗知尸祝循謹戒蝮鷙太史公兩吏傳心欽耳熟何忍一朝為吏耆棄之則以地遠慮傳聞者未核而又不得鄙人所為措注隱意敢矢口道之僕居庭性多愛蠕蝝小蟲手足不忍斃令作吏持三天動懸一邑萬姓之生命笞杖若楚聲徹頭痛寧有淫行暴挫以黔首命為戲耳咨雎則豈無天癡酷

吏之叔代僕閭禮化未然法禁已然當桀猾蠹蠹彫敝之後積威刦於諸不軌而良民奉頭飲恨莫可誰何此非可呴呴撫摩旦夕能起也極重難反勢不可不為大創田爰田者稂莠蕪穢燒薙而後可種玉不琢不成器積痞羸黄病夫中氣至弱驟加温劑賊氣乘反為害以一二攻伐之藥去痞而元可復也舒在往時大豪之家通權為奸胥隸交于庭口出威福小吏文深居閭檮法百人輿瓢魚肉細民細民重足禁口甚者又為從中把吏長短脅以左右之僕初到縣

嗒然幾贅流耳僕計大猾不除黨衆難散下民選望爲進退不以時明志令外人知所投足久即讙囂不自覺者事無首大此以故未一月收黎不若渠魁數人閉之犴獄錮其身亦未有死之也逐去從黨新中條敎完理宿逋滯案數百十屏絶吠狗穴鼠文法獨取兩閱月稍稍就束有緒然後進父老庭議均羨口之賦罷稅無名停力徭蠲里供單戶口私科浮額以千餘計則今半歲矣官治于縣民耕于野非自救肺石不聞官卒之呼聽訟無大故不付爰書爲好言解

而退公庭蕭然會此地士氣蕭不振文近俚不知大雅俗非澆而蠢野雖夷方思為課士談文往來更為之通訓欲傳諭家戶乃勸率易其俗耳足下謂次第何如耶夫治在官利嚴在野利寬吏胥之毒如火不戢將焚民黍如水決之懷山僕謂治道不逾此矣夫左右之人早暮繼見下視為鄉導譬兵不肅伍寇則乘之李將軍號為飛將而單于兵能生獲縛馬腋間程將軍何得有此敗哉僕無飛揚之才故屢屢欲守繩之約雖近於嚴乎以馭吾役耳非為士民急也足

下求教甚中僕私願如傳者道僕急民僕萬罪何敢
昔退之宗元論史不慊往復僕知足下愛我故肆陳
始末與足下商確如其不可更希剖心直指勿以市
交終之至慰至望英郎久不見岐嶷狀馳尺鯉為問
令人懸心舒簟故名纖涼奉為夏卧

復臧晉叔博士論文書

嘗諸生入越者脫章甫而習被髮遂首非加於象服
而時各有適不相用也僕在少時雖欣然溺志古文
辭予而半圉華門之藏書半為奪之制義未始闚其

藩籬而今已棄為令師吏矣令甲縮銅墨取簿書期會供上如家替其拜起埽除事人如廝隸日夜拮据卒瘏謹身以奉職猶然震罪不給而且案列判署之具庭陳荊竹之刑究楚呼聲震心疾首當此何狀尚言文乎僕即不知文然文非容易者千季中陳言廣矣況面濡首餔糟啜醨于以究其指歸悖其意趣非十季惟下之功不可卒此業名世今見名文者都有虛張寡實陸離無當指不深語不屬比之古人尚不如優孟之為孫叔敖而直以削棘淬巧觭美熏人一世

操筆家從風茅靡又鶴和其聲此僕所不解夫剽金者為盜乞糝者為丐奈何丈夫受人之形業已嶷嶷受書知吟誦自不能馳千古籠百態摩肩於前哲而第獵委禽拾餘食躬盜丐之行以賣名目前如身後人謂我何耶語云鞭之長不及馬腹僕故無長而今乃為吏為吏即吏矣安用文之嘗聞試為元禮小文鹵莽輙三四厭詞枯意蕭不進日退強歌無歡莊生所謂罪人交臂歷指自為得者也足下故不知吏苦何復以文相屬哉文在足下事耳足下優游讙席淑

六藝而勒一家畢數年之功當使目無古人若號召天下乃細事天下多貴耳豪長者往往氣攝之不足奇千秋之業政不當一時定論也昨曾從友人見足下作巴川草堂詩似非世中初音又見足下寄言尚聲調者不無之情研理意者未免畢格此使屈宋噬口蘇李賞音無逾兩言嗟乎河間不作雅歌絶傳孤高猛迅之詞安宜鳴之盛世哉僕已矣無取堅白自鳴是望足下勉旃後世毋令謂明無人

與王季蘤太史書

猨之升木也羣數十相牽上者提下者攀今世道之交不然如山行之人後者思企前者不顧遠相致之義久寡足下尚能念朱生乎足下逍遙載筆避世金馬拾太史之贅行而僕遠在封疆之吏不見日月之光乃殲趨磬折文法署案之態自勞苦耳鶉衣百結之寒故難為襲錦毳者語也獨計異時閣道聯步春官促膝其間指天畫地兩人狂豪意態豈猶清夜入足下想我時更交易石渠同省羣公日夜進熟恐蹈登山之跡為猨所咲高士不免也別已及瓜馳使候

問荒縣苦無所將大計遠矣曲室中語何日可復

復史忠嶼南比部書

闕下聯趨師門晏笑惟是諸兄弟旦暮交歡都已星散四方生年一時不可復得矣且如閶門方舟之集與足下執別依依忽復作一年陳事江山乖越信問頗稀此何堪乎足下傲睨于清曹　舊都晉苑吳宮在焉城山盤踞面俯大江千年風騷之徒佀賞爲勝區此中吏隱頗聞有名流而吾輩如湯義少博雅風情翩翩不減許玄度近陸沈于奉常閒時興至試與

走馬放江山間長嘘亦何必追慕江左遺酣哉僕乃守此銅墨日伏案作吏事況致既以非佳而取道容車至者都為委瑣折腰事人唯唯逡逡奴虜之容也吏當與苦寧有不懷故知哉輯務遑遑未有走一介上候忽辱越江千里之問戚緘讀過淚垂垂下緣几復言殊歉除草

寄蕈臣侍茅薦卿書

方舟別吳闕發與足下千里遠矣數月無問夢心養養志于春得家信知足下壯往期不請兼道奔命即以

握銅符受邑乘時效職良慰友懷僕佐長史計五閱月矣往時把足下手指入闊談計吏事歷歷自意今乃苦無復敢開口舒嘗出途迓供億跪拜比使者前令所常習日夜趨走三四不為瑣屑偏宿敝之仍也法亂椽民凋瘵猾胥鴟張輿情搖惕僕以興夜寐為備勞吏柱稍桀不若去其太甚所革除十六省殺十三約躬肅下與百姓更新浸次粗定然巧蘭朴多疎可以使下難以事上又反商之驛任怨無忌不為脂韋波之心之險此身餘幾能可堪乎豈更左書君披心

之所知動不自由往往付一長歎此自薦卿外更不可道也聞足下除教有言章甚善地大而民醇為喜不勝以足下才雅不難芬劇譬如良駕足乃更逸耳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雖善地須足下無心易之

與陳鴻江南比部書

僕居舒一年不能為舒德所以免于吏議則惟民畜享簡織業易辦席舊政之美在也今移古虞虞民陰黠十倍于舒健訟五倍于舒錢穀徵科出入之計十五倍于舒其搢紳遊客賓從五十倍于舒僑腸乾脣

瘏手而戴星以視苦曰不足又際琴敝絅䟫之後上積恥下藏奸急之有多易之讖案之無一切之法因之則胥溺且為神叢無為責令也門下試籌之計將如何葉已奉成 命義無避官即籍府庫格期會停獄訟以待代者開歲沿江下流還去千里眷言顧思已不勝山川舊遊之感況故人道遠益復興懷嗣音難常能弗痛手月回紀矣新福履端跋涉則遠莫能致林酒為壽敢告其潤

寄鄉座主張理吾先生寶慶二府書

執方雖入尾合易容方今豈不禁巧宦者而門下貞廉苦行可貫虹日削迹于吴羈栖于粤下有信臣之思上無左融之拔伏案勞苦十年奔走浮沉始薄移一都尉向使門下官不試外補手不綰銅墨心不湛簿領優游閒郎署之曹積歲月之俸至於今横金履赤坐一丈之車敉矣豈非吏道之難天下尤趨巧捷者門生閭巷窮賤居常以椎魯賓於里無先聲之藉門下拔之與淶又載困公車親遭奪驚之厄習引錐之刺激裝窮愁六年拜賜於太常天性既迕俗而體

羸心悒力萧計徹門下之福幸以一散秩滿鼠腹耳詎當不辰出為吏乎始吏舒舒巖邑卧而治之且不勝又移海虞是理亂絲棼之也舒與高淳敵耳而海虞之繁大于故鄣吳人反復機利難馴故門下所習也門生少有犬馬之疾性辟無學門下精敎之力則不如諸事習民情則不如持大計不搖則不如弟抱區區之廉義不自湼仰希門下鮑焦之遺行遠人之細耳舒期年之理已不望高淳鄣縣之劇已困門下長春乃欲處倍鄣之虞行卧舒之術即門下三季之

移即恐不能待也巧者詛既不甘心而守黑無變安
望世榮門生亦自信矣遠別五年萬里南中音問不
得會同官歐丞為門下治人托其歸走附陳私恨適
署中毋疾篤皇遽不盡言公子神韻無恙故問

寄楊志尹邑父毋書

駈雞循理試且一年吳楚距千里風教易訖而里中
吳儂時時度江北来問其口即平頭小豎都能訟說
廉平不遺以故春雖滯之江外乎而得聞為政風流
廳有梟鳩之異庭無枝水之書雖坐嘯彈琴詎足稱

烈乎春春秋及三十除十五六束髮前呫誦不知世
故其間得事父母賜容接奉政令自鄉舉來又幾十
年然而天災流行水潦薦荒賦急財盡冗散流亡愁
氣上干嘉種不昌又近數年中目見耳聞即為極力
拊循欲息其肩所在歲功不可奠何意今年遂大登
滿篝滿車穰穰之熟十年未見此豈農保冀溉力加
昔式善政致祥理數然乎恨方垂首吏務不能為齊
民摛筆致一誦詞適家姑夫潘上舍自南雍遣人相
視問得其狀拊髀躍而喜因郵肅之尺書兼問福履

致李劍泉國子先生書

大雅宿儒四海淵源上重文學晉勛司成皐比傳經弟子斌斌儒道大通文物聿稱敬賀敬賀夏得誥書規以治行雨露霜雪之語每念感心顧舒治于今浸乎無所用其凝脂來教于此頗合即欲開綱省訟謹身率先以與舒安無事數年乃復移琴川去矣吴與舒俗獘大不相若初至舒不能以柔理舒獨奈吴何工之調弓也燥則挽而折柔則逸矢不能穿縞兩者居一焉無逖監工之

譴也往歲謁選自以度德絜力欲退而閒處博士博士即荒落頎以文自好滑以卒業如門下內遷逍遥何嶺不適而柰何持猶豫以胥靡於此亦難脫矣乃明量而後入守官之道入而後量悔無及也前尤廣文歸使不取荅今喜榮赴敢馳賀於署因申積意石頭不可望悵難為言

上舉主馬瀛潜先生侍御書

相澤馬者難於閑馬十倍而馬之受頎者感於在閑百倍奚者恩今有藉而誼激于拔羣也故築臺於丘

百仞為高就陵為池千丈未濬如以中質之蹄服之乘黃高原之燥開之泉食則韓哀名尊而鄭國遺利矣是以檻車之攀匪多而宛中之鑿未為沃也長春顧何得此于門下式竊聞士不虛附物重有托得托也故玉走於君御珠飛於后飾木植於章華之棟而石列於彤宮之墀蜒土鋑鐵皆無足而進用於垣庭非然者冶女縞衣而老窮巷佳士帶索而采空山鵷鶵受哧而蕙荃無芳故曰季蒙舉郤之賞而祁奚負薦倪之名甯生叩角歌長夜之漫虞丘避席而屈樊

姬何則國士之遇良主所難知已爲死壯夫所憤也夫聘者擇女女亦擇聘舉者擇士士亦擇舉語曰顏回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是以方明之輿無從駕飛衛之門無逸射季公之名多竊而元禮之車喜御一語重於千金片辭許爲刎頸倫鑒之賞罰知之義千古固然今何讓哉且春閒農不樹木爲利緩也醫不鍼瘵爲勢殆也雖有墨翟之愛孔氏之仁不援溺于九重之淵故勢便則加之膝時詘則墜諸淵利患趨舍哲士所急也故結綬之喜不可語於張陳而朱家

竝一覽備訪其名未醫無閭之陽皆玉浦水之陰皆珠之之所歷乎之所將采之有餘而必陟狸虎之穴探龍虵之窟取片石而拾細璣此卞氏之所難而鮫人之所泣也夫汗明高鳴豫生三躍言讎德報在詩為美述未識其主人亦有情春即吳之魯人也嘗高自遊懸賞之風服趙鞅樹人之旨竊恠羊舌肸之不見為迂闊而飾奇況事有難於擇因而效無淂於夏陰者乎乃浼然往疢瘝千里誦義神往不敢指陳敢道其似比物攄存惟臺下留察

上馬長平理刑府君書

厲之人腫噲齗躃膚裂血漬陷鼻枝口攖地而號行道塞歟而辟之戚厲妝之厲一而辟妝殊者情感不同也今春以發鄉獨行令舒一年上無脂轄之潤傷無調口之術下無濡濕之惠獨持直志奉吏事肝膽無所匿手足無所藉孤迹召擠形勢相左宮中之妒於仕道不然哉先故無媚結之私權今日遭凶奔還削然伏莽又世所不忌也故為厲人號於道非獨譬之蹦藉至矣士有千里同心早莫仇讎故虞卿逊而

璣儀傾春不望臺下何望哉樹德莫如滋樹人求其成始定之而終顛之忽臺下應不忍也居齊草坐一葦下江風微水寒夜聽鳴櫂椽棺哭息則失羣之悲繼之此都纖情未可向臺下言醜氣未絕頂毛未變男子尚有後志如蒙逆口沉雄心而實仇家則面目無復戴天矣臺下無念之耶以作吏之墜鱒豈有百尺木而無寸朽者狐裘而羔袖加罪有辭況犬皮無飾者乎新舊易席短長相視政務之不便與一二僕人之故如背憎者棄之議起易耳我躬不閱何恤於人

抑忌器之說愛烏之談有望焉臺下縣鑒秉權投足之輕重取布腹心非臭味者不敢丐食也

荅尤師衡州別駕書

漏河者始塞在一蟻之孔及其奔決瀰滓壞數郡之薪不能遏列亭為市趍者麋至人之趨利甚勤雖有棄灰之刑禁之不能止故西穿僰昆北闌障塞南貫穴獠東貫海舶其萃夷疆邊之不能限而長江五千里放舟旦暮何難乎今以衡為市以官為驅以法為劑質天下之賈會莫便於是朱公不必遷陶卓氏不

必徙岷峩一月之糧齎百金之貨附舟遡江而上不三月息十倍而還雖在萬里沙島來且絡繹彼沒深淵採鮫珠性命之輕於貲久矣又何巴江洞庭之畏哉夫惠其於當厄報其於當德以易交之態傲輕故人長厚不為然使開太倉之紅粟令人人自取一朝而盡後必有不繼者何為無量也史氏白氏之渠溉田其近者淺而通水於列國則立而涸耳何為無别也門下或其以此二者始之故市予隣童立而望恩腑親面友奔走而如歸也門下今當何處之聽則如

水者不掩如市之譴禁則恐衆怨偏而暴夫且怒口而色市也春實慮之然無能助一籌矣苐五牀之行春有口不能止他尚何言為令計者門下但當清静自居以傒蝸諧之不八耳侍帳無期力官自愛弟子幸甚

宋太僕文集卷之　終